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二十五回 夫恩婦愛皆假意 捨死忘生戀舊情

詞曰：飄飄西風渭水，微微日落高山。英雄回首盼長安，虎鬥龍爭過眼間。看壩橋風景淒涼，露冷霜寒。斷蟬聲裡倚欄杆，不覺斜陽大晚。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話表祁中掣刀在手，怒氣沖沖，欲要趕至廚下殺他的妻子。忽然想道：「自古捉賊要贓，拿奸要雙。如今姦夫放走了，若是殺了鄧氏，到官反取罪名。」只得將刀依舊入鞘。

鄧氏此刻雞蛋酒已打現成，取進房中，望著祁中道：「官人請用。」祁中強平心氣，只當沒有這件事，將雞蛋酒用畢，出得房來，到槽頭扯馬。鄧氏隨趕出來道：「官人此刻帶馬往那裡去？」祁中回道：「帶馬到柵裡去擊和草料。」鄧氏說：「既如此，早些回來用早飯。」祁中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言畢，帶著坐騎，開門而去。

只言鄧氏見丈夫去了，走去關上了門，命小桃燒了臉水，自己回房梳洗已畢。將房中昨日的杯盤碗箸取出，收拾的乾乾淨淨。又準備了早飯，在此等候祁中，見丈夫一會不來，只得與小桃先用過早飯。坐在堂屋裡面，如醉如癡，似夢方醒，呆呆的想著昨夜的光景。可謂昨日今朝事不同。若是不放走了，此刻是翻江絞海，人命關天。雖是他此去，性命可保，只怕三魂七魄都要驚散。恨我這裡無人認得他的家下，不然也好打發個人去探望他。這才是：

駱駝從來憐駱駝，猩猩自古惜猩猩。

鄧氏在家裡想著，那裡曉得張寅早已站在巷口跟前探聽，就是祁中方才出去，並不相認張寅。

鄧氏在家想了一會，忽聽得門響，小桃連連將門開了。祁中從外面進來，懷內取出一個銀包，交與<下原衍「鄧氏」二字>鄧氏道：「這銀子留在家內，以為柴米之需。倘若缺少零星等件，命小桃到香蠟南貨鋪中去取，等我回來與他算清帳目，一同還他便了。」鄧氏見丈夫這等說，便連連問道：「官人敢是又往那裡去麼？」祁中道：「適才卑人見府太爺又發了手牌一張，關文一角，命我往山西大同府去投遞。此去約沒幾時擔擱。娘子在家好生看守門戶。」鄧氏道：「我們蘇州到山西有多少路程？官人這一去幾時回來？到是官〔人〕才辦了公，交了差的，怎麼又差你出門？這個太爺好不通道理！想同班中人不知多多少少，獨著我家的人吃苦打差。依奴說，官人不若另托一個人代去便了。」

你道鄧氏為何說這幾句話？是用心探他丈夫的口氣，幾時回來，不過是存心相會張寅地步。若是來得遲，便好與張寅鉤搭得長久。此時祁中卻也明白，知道鄧氏妖媚人心之意，故意回道：「娘子此言差矣！常言：公爾忘私，為國忘家。既做了這個討飯的買賣，那裡顧得路途遠近，戴月披霜？無非總為的是家計二字。此去相隔不過二、三千里，若等到彼投遞關文，等齊人犯，卻算不定幾時回來。我想這案事大有些纏手，又道十關九空，不過去辦便了，你在家下不必憂慮。」鄧氏說：「官人呀，奴同你聯姻三、四載，何曾得與官人長效魚水之樂？亦未曾在家安住一年半載，終擔家中事務。不是往東公幹，就是向西出差，常常丟得奴一人在家受盡寂寞，好不冷清！雖有小桃相伴，他還顧不得，貪頑好睡，到得夜深人盡，只我一人，要去安眠，心先害怕，為對孤燈，牙床難臥。」正是：

黃昏怕入紅羅帳，夜深殘燈獨一人。

常拋枕上相思淚，滴透綾綃被數層。

祁中道：「卻也怪不得娘子受此寂寞懼怕！若是我出了門，家中並無一人依靠，就是卑人在道途村鄉，客邸旅舍，也曾經過一番淒涼，有將家計情牽，臥眠之中，未嘗不思念娘子。若要圖安閒快樂，除非另改別業，方才可以朝歡暮樂，遂得我心。我目今當了這個門戶，這也是孽在其中。古語說得好：

觀其雁飛不到處，乃知人被利名牽。

娘子若還怕家中寂寞，日間何不請他個瞽目女先生講個前朝後漢，散一散悶；晚間多用幾杯酒，包管你自然一夜好睡。」

他夫妻二人的話，總是你哄我，我騙你。各人懷了各人的鬼招（昭）。鄧氏問：「官人還是今日動身，明日前往？想你的行李昨晚沒有〔帶〕回來，敢是在班房裡面？若能擔遲一日，命人將行李取了家來，待奴替你漿洗漿洗，與官人帶去，以得潔靜些兒。俗話說得好：日圖三餐，夜圖一宿。快命人取來，喜得今日天色好，管你得乾。」鄧氏這些照應點綴的話，不過是騙他丈夫。不曉得那事祁中已經盡知，他還認丈夫不曉。誰知祁中心內早已明白，正所謂：買乾魚放生，連死活多也不知。祁中聽了這番言說，暗暗的恨道：這賤淫婦，終有一天送在我手裡！慌慌吩咐小桃道：「你在家裡好好聽你奶奶說話，不可懶惰。」言畢，即欲動身。

鄧氏道：「官人呀，奴有數句言語囑咐。此去，你：

若是逢橋須下馬，當知過渡莫爭先。

風霜雨露眠宜早，走路登程要看天。

秦樓楚館休留戀，切忌貪杯愛少年。

妾呈數語君牢記，不可忘奴一片言。」

說畢，故意啼哭，取出汗巾拭淚：「料想官人今日不便擔擱，若要錢行，卻來不及，只好待官人回來一同接風罷。」祁中暗地裡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故作悲傷道：「娘子不須啼哭。古人云：

總在乾坤內，何須歎別離（難）？」

你道祁中為何說這兩句？無非使的個降龍之計，假意安慰鄧氏，這是他做捕快的手段：哄唬詐騙，見機生情。沒有這些計策，怎麼去捉拿強盜？故今日卻也用著這個本事。祁中說：「娘子不須悲傷。卑人不久即回，你好〔好〕保重。」言畢，開了大門而出。只見巷口牆腳下站了一人，方巾直擺，如醉如癡。祁中見此人站在此地，亦不存心，飄然而去不題。

再言鄧氏送丈夫至大門首，見他去得遠了，心下十分歡喜，立在門首觀看街房：南來北往，人煙輳集。鄧氏看得眼花，忽然想起冤家，好不悶殺人也！這正是：

懶觀街市繁華景，思憶心中可愛郎。

鄧氏歎罷，猛然抬頭，只見張寅站在巷口，如半空得月一般。欲待要叫他一聲，又恐被旁人聽見；欲待不叫，怎能當面錯過？正在作難，喜得張寅早看見鄧氏在門首，兩下打了個照會。張寅豎起個指頭，鄧氏即手招了兩下，張寅即走到鄧氏跟前，低低問道：「方才出去的，可是你家丈夫麼？」鄧氏回道：「正是。他於今出門去了。」張寅聽見他的丈夫出門去了，大著膽，同著鄧氏一同進門。鄧氏旋將門兒關上，與張寅並肩坐下。

鄧氏道：「你的膽子比天還大！昨晚便宜了一條性命，今日又來，可謂是不知死活也！」張寅說：「昨宵回去，一夜何曾合眼？牽掛著你。今日不來，足見我是無情之人。可憐我卻從清晨站到此刻，喜得遇見你端然無恙，我心方安。我問你：到底你丈夫往那裡去了？幾時回來？」鄧氏即將祁中往山西投文事告訴張寅。張寅聽了，越加歡喜的了不得，口中說道：

「正怕前途多阻隘，誰知今日又坦然。」

不言張寅心中歡樂。且言鄧氏見張寅今日捨死忘生而來，可見他是個多情多義之人，也不枉奴與他來往一場，心下愈加愛惜。便道：「張郎呀，你我好比古語雲：

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」